

“一天只睡4小时”背后是普遍痛感

郑州黄河路经五路口东北角蔬菜超市内的一家馒头作坊,一名男子因为过度疲劳手指被压面机挤伤。该男子姓徐,来自安阳滑县,3个月前来到郑州开了这家馒头加工作坊。两个孩子刚参加工作,为孩子凑钱买房,加之馒头店生意好,又舍不得雇人,夫妻俩每天只睡4个小时,加班加点压面蒸馒头,每天压面蒸馒头约2500个。(7月29日《郑州晚报》)

本来,这只是一则不大的社会新闻,但是这则社会新闻却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共鸣,因为在新闻报道中,当事人的寥寥几句叙述让人无比心酸:每天只睡4小时,为了给孩子凑钱买房。这几句带有唠家常性质的表达,让人看到了高房价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实挤压。

什么是高房价?不同人有不同感受。那些

与房产密切相关的行业和人,总是期盼着房价可以再高一点。似乎,房价并不是需要人来承受的,房价只是一个变动的数字和可见的利益而已。结果,这个数字在各方的期待中不断上扬。

但有些人毕竟是需要买房的,对于这些真实的购房者来说,房价就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数字,也不仅仅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而是必须承担的生活成本,必须面对的生活状态:昂贵的房价透支了他们的生活,沉重的压力传递到每天的生活中。此时,房子成为生活的目标,房价成为人生的指挥棒。他们及他们父母想的不是如何更有意义地、更好地生活,而是能否买得起房子或如何还上每月的按揭。这就是普通人在高房价下的生活状态:他们

不仅在透支财富,他们也在透支人生。

当然,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自我安慰一下:能买得起房子其实已经赚到了,与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相比,房奴是多么幸运;每天只睡4小时的人生是多么充实,人生就是需要脚踏实地地奋斗。这样的安慰更像是一种无奈时的苦笑:我们又不是炒房人,房子又不是人生的全部,我们为何要因为房子而爬行地生活?人生的确需要充实地度过,但没有选择的充实,为生活生计所迫的充实,真的能够反过来证明房价高的好处?如果是这样,人岂不是充满奴性?其实,无论人作出怎样选择,房子都不该如此昂贵,昂贵到人们几乎要放弃所有,付出所有才能得到它。房子难道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正是这种高房价的现实挤压,让人们对于只睡4小时的夫妻充满同情。其实,他们在同情这对夫妻的同时,也在同情着身为房奴的自己。尽管,他们的处境可能没有这对夫妻这样糟糕、沉重,但高房价对生活与人生的挤压感却是同样的。

更进一步地说,这种同情其实也是对高房价的变相控诉——如果不是房价这么高,生活何必如此沉重?当一句简单的表述,都可以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当一种透支的感受,可以瞬间点燃人们的痛感时,高房价的压力也的确太真实了,真实到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痛感。所以,一则小新闻也可以发现大问题,高房价带来的挤压感,应该成为社会必须正视的大问题了。(李劲强)

奇葩神题

近日,微博上出现一道小学数学神题,放倒众网友。有网友称,居然连题目啥意思都没看懂,笑称智商急需充值。这道奇葩数学题是,“根据节奏,写出乘法算式(一组拟声词):1.叮叮叮,叮叮叮,啊,啊,啊;2.啊,啊,啊;3.呜呜呜,呜呜呜;4.喵喵,喵喵,喵喵。”(《武汉晨报》)

王成喜/图



暑期快过半,可湖北宣恩一中还处于补课状态。部分学生心生不满,将书本从教室往楼下扔,继而发展为撕烂书本漫天纸屑飞扬。7月25日发生此事后,该校迅速解释劝导并确定次日放假,学校很快恢复教学秩序。(7月29日《楚天都市报》)

撕书抗议

学生以集体扔书撕书之举,宣泄对暑期补课的不满,不过是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式补课”。别说是学生集体撕书扔书,就连教育主管部门层层下发“禁补课令”,但补课恶风仍像沙尘暴一样疯狂。这次学生集体扔书、撕书的行为引起了领导重视,地方教育局也要求所有学校按时放假不补课,但这只是一个框套罢了,各地暑期补课的现象依然屡禁不绝,不少学生还是要无奈地走进一个个培训班、补习班、兴趣班。

对于学生扔书、撕书的举动,有家长说,别的学校都补,这里若不补,明年高考肯定要落后。更有多名学生向记者表示,

“不补课,高考要吃亏,最后一辈子吃亏还是我们自己”。由是观之,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在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国式补课”不得不在“诟病”中变相进行。在这场“补课风”中,家长、学校、老师、学生都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让成绩能有所进步,补课势在必行。

看似补课的小问题,背后却折射了大问题。如果我们的应试教育不从根本上改变,即便是层层禁令也难以遏制“中国式补课”。换言之,只要利益博弈尚存,补课依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类似变相补课的“怪蛋”也就不会彻底消失,最终补课还是一道无解題。文/黄春景 图/刘军

反腐千里堤莫溃于“蚁贪”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茶陵县卫生局原局长曾平受贿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曾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共计52.2万元人民币,判刑6年。记者发现,曾平任职期间,通过他调动的医务人员有30多人,每次调动前收受的红包大多是几千元,但7年下来,这笔红包款已是积少成多,达到了数十万元。(7月29日《法制日报》)

“7年、30多人、50多万元”,把这些数字同一个贪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小儿科,因为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贪腐案件中,比这些更恶劣的贪官多了去了,以至于社会上有些人错认为小贪就

是“清官”,大贪才是贪,并热衷于搞些小贪,并送给这些积少成多的贪腐官员一个“雅号”——“蚁贪”。“蚁贪”的显著特点就是,受贿者权力小、地位低,他们处于权力末端,却凭借手中的小权日积月累进行小贪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贪污。由于“蚁贪”权力之小,涉案金额之少,一些人就觉得无关痛痒,无伤大碍,甚至对之报以同情态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求我们不能仅把眼光放在抓大贪上。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堤坝,大贪就犹如“山洪”,有着巨大的冲击力。而“小贪”则是堤坝之上的蚁穴,随着时间的

推移最后也会形成堤坝的裂缝。毕竟在中国,处于权力高端的领导干部数量有限,而处于权力末端的小人物数量众多,一旦任由小官小贪现象蔓延,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积少成多的“蚁贪”绝对不可小觑,要及时并严厉惩治小贪。如果任由“苍蝇”乱飞,不予拍打,可能导致“苍蝇”迅速繁殖,其势愈猖,最终群体坐大,噬利愈狂。长此以往,“蚁贪”也会变为“巨贪”,必将损耗政府公信力,造成干群关系恶化,民众仇官情绪日益严重。

消除“蚁贪”,需要“零容忍”的态度,有道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打“苍蝇”是集小善、除小恶,小恶不生自然大恶不存。为此,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党政法检各种监督机构力量,都应有积极作为,给权力戴上紧箍咒,堵住“苍蝇”变“老虎”的进化之门,营造出官员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社会氛围。(程贵涛)

@ 一语惊人 @

“不爱国者为败类、人渣,应该赶紧去美国,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

——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转发一条美国枪击案微博,并附上如此评论。

出处:光明网

“为何每次只报道1人,另外4人是谁”。

——梦鸽家庭法律顾问兰和对轮奸案只报道李某一人的不解。

出处:人民网

“人家交一个多亿我都没教,这740万就算拜师费吧”。

——“气功大师”王林买一辆760万劳斯莱斯,只交20万定金,余款要其“关门弟子”邹勇去交。

出处:《新京报》

“娃今年22岁了,可户口本上是15岁,结婚证咋领呀”。

——陕西女子当初为上城镇户口将儿子年龄改小7岁,致其工作丢了,对象也吹了。

出处:《华商报》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变成女性”。

——云南男子穿女装在女厕自杀,遗书称男人的身躯太难受。

出处:《云南信息报》

“孩子是阎王爷附身,我单独给你上符,别人不能看,看了就不灵了”。

——济南母亲教女心切迷信阴阳治病,被“阎王爷”诱奸。

出处:《济南时报》

“只要付人民币两万元,照片就可以删除”。

——上海男发前女友艳照威胁与其复合,遭拒后敲诈钱财。

出处:《新闻晚报》

医生“走穴”还需谨慎探路

近日深圳市卫人委正式将《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报送给广东省卫生厅,这个实施细则一旦获批,深圳具有中级技术职务的医师就可以自由走穴,无须原单位同意,便可在深圳其他医疗机构执业。(7月29日《中国之声》)

某种程度上,允许医生自由多点执业,很有一股“解放生产力”的意味。一直以来,医生皆是彻底的“单位人”,必然要从属于某个医院。在这种人与单位捆绑的格局内,医生的流动性遭受限制,无法充分对接市场需求。因此,最直接的后果是,多数民营医院人才匮乏、缺乏竞争力……而放开医生多点执业,现实意义就是“将他们从低效的体制中释放出来”,借此为民间医疗产业注入技术资源与发展活力。

事实上,无论是基于医生的天职,抑或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供求逻辑,“哪里有需要,医生就流向哪里”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理想对接现实,仍须先挣脱诸多利益羁绊。以深圳的探索为例,其也明显面临着某些挑战。一方面,医院未必会配合。纵使新规内,“医生自由‘走穴’”,不需经原单位同意,但院方定会通过排班、考勤等内部规章横加阻拦;另一方面,职务责任、个人权利难以切割划清。在编医生、合同制医生,角色身份繁杂,一股脑儿拥抱市场,似乎总缺个说法。

“制定新规,放开医师多点执业”,绝非是个孤立动作。说到底,唯有医院的用人机制完成现代性改造,统一以合同约束雇佣双方关系,医生走穴兼职,才可获得更多的可行性。(然玉)